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連城壁 第七卷 妒妻守有夫之寡 儒夫還不死之魂

詞云： 妒婦有方可治，儒夫無藥堪醫。閨中強悍不由妻，盡是男兒縱起。
菩薩何曾怒目，金剛自去低眉。蛇頭鰲頸失前威，那怕龍身豹尾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這首詞專為懼內之人而作。世間懼內的男子，動不動怨天恨地，說氣氤使者配合不均，強硬的丈夫偏把柔弱的妻子配他；像我這等溫柔軟款、沒有性氣的人，正該配個柔弱的妻子，我也不敢犯上，他也不忍陵下，做個上和下睦，婦唱夫隨，冠冠冕冕的過他一世，有甚麼不妙？他偏不肯如此，定要選個強硬的婦人來欺壓我。一日壓下一寸來，十日壓下一尺來，壓到後面，連寸夫尺夫都稱不得了，那裡還算得個丈夫？這是俱內之人說不出的苦楚。

據我看來，天地之間只有爬不起的男子，沒有壓不倒的婦人。做男子的秉陽剛之氣而生，沒有不強硬之理；做婦人的秉陰柔之氣而生，沒有不軟弱之理。以男子之強硬，治婦人之軟弱，不但於丈夫有益，亦且於妻子相宜。

不信但看交媾的時節，那一個婦人不喜男子之強硬，那一位妻子不怪丈夫之軟弱。這是造物付他的本性，不知不覺從天機忽動之際透露出來的。即此一事，就是男子宜剛，婦人宜柔；男子喜軟，婦人喜硬的證據了。

為甚麼不投以所喜，反投以所怪，使他習久成性，爬到丈夫頭上來，終日吵吵鬧鬧，不但男子受苦，連他自己也吃虧。

竟像攜雲握雨的時節，婦人越縱橫，男子越畏縮，這種苦楚比遭刑受罰更甚一倍。辜負造物一片好心，把兩個行樂的身子交付與他，只因當硬者不硬，以致當軟者亦不軟也。

我如今先說個強硬丈夫，與後面軟弱之人做個領袖，比尋常引子不同，卻是兩事合為一事，那個軟弱之人全虧了這個硬漢，方纔爬得起來，不然竟被妻子壓下地去，永世竟不能翻身。

這個強硬丈夫，是洪武末年、永樂初年的人，姓費字隱公，住在浙江衢州府常山縣，由進士出身，做到四品黃堂之職。

大小妻室共有二十多房，正夫人不倡酸風，眾姬妾莫知醋味。同年的弟兄，相好的朋友，走到他家，但聞鞦韆院內有嘻笑之聲，不見獅吼堂中有咆哮之氣，沒有一個不羨慕他。

他到別人家時，看見夫妻吵鬧，聽見妻妾相爭，就像看戲文、聽鼓樂的一般，心上十分快樂，看了又看，聽了又聽，再捨不得起身。

同去的人問他甚麼原故，他說：「這種光景生平不曾看過，這種聲響生平不曾聽過，正要借看一看，借聽一聽，不見此輩之苦，那知自己之樂。見過一遭，走回家去，定有幾日神仙好做，故此不忍棄之而走。」不想四十之外，忽然喪了正室，恐怕姬妾眾多，沒人彈壓，自己出門的進節要嘈雜起來，就托了親戚朋友，要尋一位半老佳人，做個繼室。

那些親戚朋友，都是些懼內之人，平日見他譏諷自己，懷恨在心，大家商量起來，要尋個極妒極悍的女子與他續弦，使他說不得嘴。

有個新寡之婦，年紀不上三十歲，姿貌之美，甲於裡中，只是妒悍不過，平日有醋大王之名。

丈夫未死之先，與個醜陋丫頭偷了一次，雲收雨散之後，被他看出破綻來，把丈夫叫到面前，三推六問，定要屈打成招，好結果丫鬢的性命。丈夫寧可吃打，只是不招。

那醋大王疑心不解，就創出個試驗姦情的法子來。吩咐丫鬢取一碗冷水，放在丈夫面前道：「若還果然無姦，就吃了下去。你敢吃不敢吃？」那丈夫一心要救丫鬢，竟不顧自己的性命，連聲應道：「敢吃敢吃。」就取了那碗冷水，一口吃將下去。

彼時是炎熱天光，那丈夫要僥萬一之幸，只說五臟六腑之中盡是暑氣，以一杯之水救滿腹之火，解涼止渴尚且不足，那裡有得流入腎經？不知道以水救火則不足，以水濟水則有餘，熱精才去，冷水即來，豈有不病之理？激成一個大陰症，不上三日，就嗚呼哀哉尚饗了。

這位醋大王是一刻不下醋味的，弄死了丈夫，只當打翻了醋甕，成年成月沒有一滴沾唇，那裡口淡得過？少不得要尋個釀醋之人，就吩咐媒婆，要尋男子再醮。

那些懼內之人歡喜不過，大家攬撥費隱公，叫他娶來續弦。

費隱公也久慕其名，知道是個妒婦，因他有傾國之容，不忍求全責備，竟依眾人娶了他。

眾人只說此婦進門，定要吧座清平世界攪做混濁乾坤，這個說嘴的神仙，料想不能再做了。等到第二日，大家以叫喜為名，都辦了眼睛去看他吵鬧。

不想走到門前，竟有笙簫鼓樂之聲從內而出，竟像夫妻大小同在裡面作樂的一般，全是太平氣象，沒有一毫變亂之形。

眾人驚訝不已，就叫家人通報。

家人道：「老爺今日有家宴，言才上席，不好傳稟，改日再來罷。」眾人走了回去，第三日又來，家人照舊回覆說：「今日又有家宴，不便傳稟。」及至第四日走去，家人回覆的話，依舊照前，不改一字。

家人道：「為甚麼他的家宴再吃不了？」家人道：「前日的酒，是眾位小奶奶做主，公請大奶奶的；昨日的酒，是大奶奶一人作主，回請眾位小奶奶的；今日的酒，又是老爺自己做主，回請大小各位奶奶的。」眾人聽了，一發驚訝不已，就問家人道：「那位新奶奶是有名會吃醋的，難道走進門來，竟不露一毫風彩，與這些姬妾貓鼠同眠起來不成？」

家人道：「進門的時節也甚是強梁，不肯服善，被老爺處治一夜就服貼了。如今好不和氣，比前面的奶奶還覺得賢慧些。」眾人聽了，要學些法則回去處治強梁，就把起先不服的光景，後來制服的原故，細細盤問他。

家人道：「新奶奶進門，看見許多女子，只說是接親的婦人，全不介意。及至到了晚上，見他不去，又要陪老爺吃酒，方纔知道是妾，就變起臉來道：『一分人家只有夫妻兩個，那裡來這許多婦人？我眼裡著不得他，快些打發開去！』老爺道：『若沒有幾個婦人，只是夫妻一對，竟與挑蔥弄菜之人無異了，成得一分甚麼人家？我的規矩不是今日做起的，這些姬妾也不是今日才來的，不曾打發得慣。你若有福做夫人，好好的坐過來一同飲酒，若還沒有福氣，請避過一邊，看我們作樂。決不因你一個向隅，使我滿堂之人不能歡飲，落得不要費心。』大奶奶聽了這些話，就爬起身來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我是沒福的人，快打轎來送我回去。』老爺道：『我這這分人家是走得進來，走不出去的。我也久聞大名，知道你不好相處。起先說新的時節，還不曾打掃椒房，就設立一座冷宮伺候，喜得不甚相遠，就在這臥室之旁。若還不嫌寂寞，請過去安逸幾時，等你威怒稍平之後，再過來奉請。』新奶奶聽了這些話，只說是嚇他的，掉轉頭來竟走。那些小奶奶都要跟他過去，被老爺一聲喝住，不許一個相隨。等他過去之後，就與眾位奶奶上席吃酒。吩咐家中女戲子：『叫他吧零出的戲用心做來。』新奶奶走到那邊，就放聲大哭。老爺又吩咐梨園，叫把唱曲的聲音與他相和。他若哭得輕，便做文戲；他若哭得重，就做武戲。輕清重濁，都要和得均勻，不許參差上下。那邊哭了一夜，這邊唱了一夜。

「及至唱到天明，將要撤席的時節，那邊有個丫鬢慌慌張張走過來道：『新奶奶把一根絲線繫在襟上，相是要尋死了，大家快去勸一勸。』老爺吩咐眾人道：『你們一個不許來，待我自己去勸。』新奶奶見老爺走到，只說被他嚇慌了，當真來勸他，一發做起勢來，要去上吊。誰想老爺走進房門，就把門窗戶扇盡行關了，不放一人進去。對新奶奶道：『方纔丫鬢來說，新夫人要想昇天，特地過來相送。雖然不曾成親，娶你過來，也算一場夫妻。臨別之際，無以為情，贈你幾遍往生神咒，省得做了非命之鬼，不

得超生。」說了這幾句，就坐轉身子，把背脊向了他，高聲大氣念起咒來。一連念了幾十遍，再不回頭。只說他死了，那裡曉得往生神咒是這等靈驗的，不但死者聽了可以超生，連生者聽了也可以免死。新奶奶見他念得發狠，竟不肯上吊起來，說：「你要我死，我偏不肯死，看你念到幾時才住！」老爺笑了一聲，掉轉頭去道：「你既不肯死，我也不念了。如今勸你改腸換肚，只當死過一次，再投入身一般，開門七件之中，戒了第六件，不要吃醋。」新奶奶道：「要我不吃醋，須要放公道些。不要把虛名哄我一個，實惠加與眾人。」老爺道：「決不如此，還你有名有實就是了。」各位小奶奶見他這種光景，知道要挽回了，大家落得做好人，就斂起分子來，又當賀喜，又當和事，第二日就辦酒席，勸他兩個成親。大奶奶做了那一場，怕老爺嫌他妒忌，以後還要貶冷入宮，要整個酒席賠罪他，恐怕各位奶奶恥笑，就以回席眾人為名，第三日也辦酒筵，吃了半夜。老爺見他悔過自新，自己也有些過意不去，也要回辦酒席賠罪他，恐怕名色不好聽，只以席兩處為名，所以今日又有酒筵，少不得還要吃到半夜。如今三處的酒席都已吃完，明日沒有題目了，列位要會老爺，定是明日。」

眾人聽了這些話，都贊歎起來道：「不信做男子的人竟有這般膽量，別人一生一世弄不服的婦人，被他一夜工夫就弄服了。難道天下的妒婦都受他的節制不成？這等看起來，那個婦人叫做醋大王，這個男子又該叫做妒總管了。大話要讓他說，神仙要讓他做，沒本事奈何他。」這些說話被人傳播開去，竟把「妒總管」之名做了他的別號。

他見眾人加以美稱，也就顧名思義起來，竟以總管自任。

看見人家有妒婦，就千方百計要教導男了去征服了他，必使南風大競而後止。那些懼內之人，不論官職尊卑，年紀長幼，都要來拜門生，求他傳受心法。

未及一年，竟收了幾百個門生。終日登壇說法，把弭酸止醋之方，細細的傳授他。大概說：「天下的妒婦，不是些無用之人，皆女中之曹孟德也。亂世之奸雄，即治世之能臣，化得他轉來，都是絕好的內助，可惜為男子者不能駕馭之耳。男子駕馭婦人，要以氣魄為主，才術副之。有才術而無氣魄，究竟用不出來，與癡蠢之人無異。「氣魄」二字是圓通不得的，要從根腳上做起。一次畏懼他，被他奪了氣魄去，就不能駕馭婦人，反要受婦人的駕馭了。「才術」二字比氣魄不同，全要用得靈變，是要因人起見，因事起見，因時起見的。若執了死法行去，不但才術無所施，連氣魄都要受累了。以執一之氣魄，行圓通之才術，天下古今，無不可化之妒婦矣。諸兄一向受制於尊閫，如今都在喪氣落魄之時，才術二字全然用不著。且回去養精蓄銳，把從前失去的氣魄逐分逐毫的恢復轉來，待氣充魄定之後，然後來商量才術。中人以上者，要用七分氣魄，三分才術。諸兄們本領不足，只算得個中人以下之人，若有得三分氣魄，以七分才術濟之，亦可以為成人矣。」

那些及門的高足得了真傳，個個從氣魄做起，做到才術上去。

費隱公又會審時度事，因人而施，問他尊閫是那一種人，好做那一種事，到那先不後的時節，把個法子教導他，沒有一個妒婦不被男子壓倒。不上三年，數百里內外幾有《汝墳》《江漢》之風，「吃醋」二字竟沒有人說起。

只有一個婦人，住在費隱公隔壁，偏要與他作梗，年過四十而無子，不容丈夫娶妾。人都說妒總管的威名，但能服遠，而不能制近，費隱公甚以為恥。

這個婦人叫做淳于氏，丈夫穆子大，是個有名的孝廉。他家懼內之風是祖墳上蔭下來的，父傳於子，子傳於孫，再不曾空了一代。

孝廉之父與費隱公鄉、會同年，最相契厚，未死之前，曾對費隱公道：「小弟不肖，做了一世罷軟丈夫，不能振拔，可惜這個同年老師不曾認得，如今甚以為悔。只是亡妻雖妒，還妒出個兒子來，不曾使小弟絕後。不像如今的兒婦，除吃醋醋之外，並無他長；做親二十餘年，不曾懷娠一次，又不許小兒買妾，將來必有絕嗣之憂。這個年姪門生，是一定要拜的了，你千萬不要拒絕。若還教誨得來，使他做個亢宗之子，娶房姬妾，生個兒子出來，則老年兄之恩德與小北之宗祀，俱不泯矣。」

費隱公道：「漠不相關之人，尚且替他籌畫，何況同年之子。」

只要令郎不棄葑菲，肯來相商，還他有後就是」此老回去，正要率領兒子來拜門生，不想被家務纏了幾日，又忽然生起病來，不多幾時就物故了，迷個年姪門生究竟不曾拜得。

淳于氏知道左鄰右舍沒有好人，見了丈夫，定要勸他娶妾，就以守制為名，把丈夫關在家中，一步不許他走動。有時出門拜客，定要送到門前，直待他走過費家，方纔進去，其畏妒總管也如此。

直到三年服闋之後，穆子大的年紀一發多了，慮後之心十分急切，只得轉托朋友替他先容，把費隱公約到別處，方纔拜了門生。一來求他傳授心事，為此時療妒之方；二來借他遙作聲援，為將來御妒之計。費隱公也把從前的秘訣傳授他一番，叫他回去培養氣魄。

穆子大道：「門生所處的時勢，與別人不同，娶妾生子之事，一日也遲不得了。若要氣充魄定之後，才來商議才術，極少也得三、五年。到那須鬢皓然，精髓告竭的時節，就娶了姬妾來，也用他不著了。還求老師別作商量，想個早間種樹、晚上乘涼的法子，才於門生有濟。」費隱公想了一會，又對他道：「『氣魄』二字究竟是少不得的，沒有浩然之志，如何行得道義出來？如今沒奈何，只得用個權宜之法，你自家沒有氣魄，把學生的氣魄借你去用一用。你今日回去，就要把娶妾的話劈空講起，他若窮究來歷，就說是學生的意思，因念同譜之情，不忍令先尊絕後，故有此舉。且看他如何答應，再來見我，我自有的應變之法。」穆子大道：「若還這等說法，他畢竟要震怒起來，斷絕門生的來路，就要求見老師為善後之計，也不能夠了。」費隱公道：「他不放你出來，我自有的破柱取人的手段。」

不必自己親征，只消幾個門下之士，以公討妒婦為名，趕到府上去，羞辱他一頓，連你也要發作幾句，還要逼你離絕他。到那時節，我自有的法子引他人數，決不至於有縱無收。只是這樁事情，利於急而不利於緩，一面托人尋親，一面與他講話。等他略有肯意，就娶進門，方纔沒有轉變。若還盡了幾日，你是個沒有氣魄的人，就像舞仙童的一般，全看神仙附著他，方纔舞弄得起；一刻離了神仙，就要露出本相來，沒人畏懼他了。

所以這樁事情，再緩不得。」穆子大聽了這些話，不覺膽壯起來了，把他吩咐的言語，改頭換尾做了一篇新奇文字，去說那閫內將軍。

走到家中，見了淳于氏，預先耀武揚威，把妒總管的聲勢著實誇張一遍，漸漸說到他身上來，說：「他征服了醋大王，威名遠播，常山縣中沒有一個妒婦不出來投降，不有兒子的都勸丈夫娶妾。凡是懼內之人，感頌他的恩德，都約齊了去拜門生，竟不通知一聲，把我的名字也開在數內。這也罷了，又有許多好事的朋友，要替他廣施德化，大家勸我娶校我再三回絕他，他就成群結黨做起武斷之事來了，刻了一篇征剿妒婦、公討忤逆的檄文，各處傳諭，說我年近五旬，未有子息，現為妒婦所制，不肯買姬置妾，以危宗祧，使妒總管之德化不能遍及於桑梓。仍限我十日之內，置買側室。如過期不娶，即係不夫不婦、傷倫敗化之人，要一齊打上門來，聲其罪而致討。你說這樁事情好笑不好笑？」淳于氏聽了這些話，就翻轉面皮來，先罵一頓，方纔問道：「你這些巧話要騙那一個？你這些硬話要嚇那一個？我家絕嗣與別人何干，他來逼你娶小？就是男子不敢娶，婦人不容娶，也是仕宦人家的常事，又不是謀反叛逆，為甚麼就征剿起來？明明是你自己生心要做不軌之事，又懼怕我的法度，不敢胡行，故此假借別人威勢來嚇制我。我是個不受欺騙、不怕嚇制的人，征剿不征剿，且等他上門，我自會抵敵。你從來不敢放肆，今日忽然大膽起來，這個初犯斷饒不得，好好跪過來領打！」說了這幾句，就揪住穆子大的耳朵，要用起家法來。

穆子大的刑罰往常是受慣的，如今有了靠山，正要處治他，那裡還肯受他處治？就像殺豬一般高嘶大喊起來，要等費隱公聽見，好發救兵的意思。

誰想遠水救不得近火，倒在火上加起油來。淳于氏道：「你這等叫喊，難道是號召別人來擺佈我不成？」竟把丈夫擒倒在地，

捏了家法打個不數。

打完之後，又取一把交椅，朝東而坐，對了費家的宅子，呼了隱公的名字，高聲大罵起來道：「你自己要做烏龜，討了一伙粉頭在家裡接客，鄰舍人家不來笑你也勾了，你倒要勾引別人也做起烏龜來。你勸別人娶小，想是要把自己的粉頭出脫與他，多賣幾兩銀子，又好去販稍的意思。莫說我家的男子遵守法度，不敢胡行；就是要討，也要尋個正氣些的，用不著那些騷貨。這個主顧落得不要招攬。」罵了一頓，又指定醋大王的名字，把他腳色手本，細細的念將出來，說：「你的來歷那個不知？你的名頭那個不曉？前面的丈夫是你親手弄殺的，弄死丈夫是你親手弄殺的，弄死了丈夫還不替他守寡，孝服不曾滿，就發起騷來，要想出嫁。這樣忍心害理的事，虧你做得出！」

既出來嫁人，也要存些大體。醋大王的威風，關係天下婦人的體面，只因你一個喪氣，使天下的婦人都喪氣來，成個甚麼體統？嫁過來的時節若還三夜美麗夜不得成親，然後倒了威風，也還氣得你過；只熬得一夜不曾同宿，就去拜倒轅門，使男子得志，還要辦酒請罪他，這樣喪名敗節的事，也虧你做得出！」

罵完之後，又去拷打丈夫；定要逼他畫了供招，千年萬載不敢娶妾，方纔住手。

到了第二日，氣憤不過，依舊向著東邊，重新罵起。正罵到發興之處，不想上百個男子一齊擁上門來，一個一拳，就把兩扇大門捶得粉碎。一齊叫喊道：「妒婦在那裡？快走出來！」

淳于氏見勢頭洶湧，知道眾怒難犯，口便應他：「我在這裡，你們要怎麼樣？」那個知竅的身子，與那雙在行的小腳，卻比口嘴不同，一步一步的縮將進去，要拴上房門，為閉關自守之計。又對丈夫道：「你這個矢志烏龜，難道看了妻子被眾人毆辱不成？」他這句話明明是個求救之意。穆子大怕他識破，故意做些畏縮之形，也隨著他的身子要躲進房去，卻像自家見了眾人，也不免於難的光景，被淳于氏推將出來，竟把房門閉上。

外面的人聽見淳于氏的聲氣，一步遠似一步，知道婦人家膽怯，不敢出頭。大家就乘虛而入，一步進似一步，竟打進內室裡來。

穆子大看見眾人，做個躲藏不住的光景，方纔走去攔住道：「列位雖有盛情，也不該如此，還要分個內外才是。」眾人道：「胡說！你這樣沒用的人，少不得被妒婦磨死，絕了後代，這分人家指日之間就要冰消瓦解了，還有甚麼內外？」淳于氏躲在房中，回覆他道：「就是絕了後代，也是命該如此，與列位何干？要你們這等著急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眾人不是你公公的年姪，就是你丈夫的朋友。朋友絕嗣，就與我們絕嗣一般，怎麼不干我事？況且費老師大宣德化，遠近的婦人沒有一個不改心革面，偏是你這狗婦在近邊作梗，其實容你不得，要打死你這狗婦，等丈夫另娶一房，好生兒子。」說了這幾句，就骨骨碌碌，打到房門上去，其聲如雷，比起先捶門的聲勢更加利害。只是手法不同，起先用拳頭，此時用巴掌，聲雖重而勢實輕，所以兩扇門再打不碎。

穆子大故意驚慌直來，跪在眾人面前替妻子討饒。眾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打便不打，這個妒婦斷然容他不得，你快快寫封休書，趁我們在這邊，休他回去。」淳于氏在裡面應道：「我又不犯七出之條，把甚麼題目休我？」眾人道：「七件裡面，你倒犯了三件，還沒有題目？」淳于氏道：「那三件？」眾人道：「妒是一件，不生子是一件，不孝是一件。這三件之中，那一件是不該出的？」那房門外面現有文房四寶，眾人一邊說，一邊寫，到說完的時節，連休書草稿都替他打就了，竟拿住穆子大，要他謄真。

穆子大不寫，眾人就千「不孝」、萬「烏龜」罵將起來。

罵之不已，又扭住他的胸脯，你捶一空拳，我踢一虛腳，做個打草驚蛇之意。丫鬟使婢看見，只說家主果然吃打，都驚慌啼哭起來。

穆子大叫喊道：「列位不要打，我寫就是。」眾人放了手，穆子大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。眾人捏了休書，又逼他去僱轎子。

內中有一個道：「費老師就在隔壁，他家轎夫轎子都是現成的，問他借用一用就是了。」眾人道：「也說得是。我們喊了半日，口也乾了，大家一齊過去，一來借轎，二來吃茶，略歇一歇力，再來打發妒婦起身。」就一齊走了出去。

不多一會，有個老婦人走將進來，對著穆子大道：「你家為甚麼原故，門都被從打下來？大娘在那裡？為甚麼不見？」

穆子大並不回言，只把指頭指著房內。

那婦人道：「原來躲在裡面，這等快請出來，有我在，不怕那個吃你下去。他若再來放肆，拚我老性命結識他。」淳于氏在門縫裡面張了一張，原來是換首飾的婦人，叫做錢二媽，一向在他家走動的。淳于氏就把門縫一開，招了他進去。錢二媽問他原故，他把始末根由，略略說了幾句。

錢二媽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是通縣的公憤了。自古道：『從怒難犯。』又都是些舉人秀才，不是惹得的，少刻打進房來，連我也不分皂白，老人家吃虧不起，放我出去罷。」淳于氏一把扯住，低聲囑咐他道：「他們就要休我回去，正沒個解勸的人，你千萬救我一救。」錢二媽道：「怎麼樣一個救法？」

你趁此時對我講，省得眾人進來，商量不及。」淳于氏道：「不過開條門路，容他娶一房就是了。」才說得完，那些眾人就領著轎子，依舊擁了進來，說：「轎子到了，快些開門！若尺一刻，我們依舊打進來了。」錢二媽道：「列位相公，請息尊怒。我是換首飾的錢二媽，偶然走到的，你們請退一步，待我出來調停。」眾人道：「除了打死，只有休的一法，沒有甚麼調停。」口便這等說，眾人的身子卻退開了許多。

錢二媽把門縫一開，走出來道：「列位相公的意思，不過要穆相公娶校如今是我代做主張，容他娶就是了，何須這等發怒？」眾人道：「你的話那裡作準，除非妒婦口裡明明白白說個『肯』字，我們才罷；不然，定要休他回去，出空了房子，好另娶新人。」說了這一句，又大家囉哩起來，要打的要打，要休的要休，還說臨行之際，每人只打一拳，當做送風的筵席。

錢二媽對著門縫道：「大娘你便依我的話，容他娶一房罷。」

淳于氏道：「眾人勒逼我做，我其實不許；像你方纔好好的勸，我自然肯依。」錢二媽道：「何好？大娘許過了，你們還有甚麼說得？」眾人道：「這是緩兵之計，不要聽他。」錢二媽道：「你們幾百位相公動了公憤，一個人一口涎唾，就淹得人死的，怕甚麼緩兵之計？難道他騙你回去，好出名告狀不成？若還不信，我做保人就是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穆兄不許在家，跟了我們出去，直等尋了親事，揀了日子，與新人一同進門，省得你在家受氣。成親之日，若有一句話說，少不得從頭做起。連你這個保人，也辦口棺材伺候。」說完，扯了穆子大，一齊擁出去了。

淳于氏待眾人去後，少不得要咒罵一場，痛哭一頓，這是婦人家的故態，不消細述。

當晚丈夫不在，就把錢二媽留在家中，一來做伴，二來商議翻招。當不得這個婦人是妒總管的心腹，預先吩咐定了，把他埋伏在近處，到計窮力竭之際，著他進來收兵的，不但不勸他翻招，還說許多利害的話，使他懾服到底。

卻說眾人擁了穆子大，不往別處，竟到費隱公家，把征服妒婦、面取供招的話回覆了一遍。費隱公把穆子大留在家中，又替他吩咐家人，遍訪女色。家人去了幾日，回來覆命道：「訪得有兩個婦人，都有絕色，媒婆支知會了。但不知是老爺代相，還是穆相公自己去相？」費隱公道：「穆相公生平懼內，不曾見過婦人，那裡知道好歹？有心娶妾，索性娶個好的，不然空費了這個名色，又枉費我一片心機，竟是我去代相罷了。」

自己坐著轎子，出去相了半日，回來對穆子大道：「也是兄的造他，兩個婦人都是尤物，我相了半日，不能定其去取，不如都用了罷。」穆子大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就娶一個也是萬幸的了，非老師大力決不至此。一之已甚，其可再乎？」費隱公道：「一鋤頭也是動土，兩鋤頭也是動土，我有心做個惡人，索性教你享福到底。況且你娶妾一事，原為生子而設，怎見得娶來那一個就斷會生？萬一與尊閨一般不能生育，又要央我做起事來，那樣發棠之請，就不敢從命了。你若都娶回去，一個不生，還有一個做了備卷；若還兩個都生，一發是樁好事，難道中年得子，還怕他多了不成？」穆子大見他說得有理，就不怕折福，居然僭妄起來，竟把

兩個佳人一齊聘了。

費隱公揀個好日，把以前出力的門生一齊傳到，好送他過去成親。臨行之際又問他道：「前日吵鬧的時節，你知道我吩咐眾人扯你出來的意思麼？」穆子大道：「門生不知，正要請教。」費隱公道：「總是你沒有氣魄，恐怕離了眾人，決要露出本相來，被他看破淺深，這娶妾之事就依舊不穩了，所以帶你出來，使他不知虛實。如今送你三個進門，只當把皇帝扶上龍牀，文官武將的事都做完了，這個皇帝要你自家去做，眾人的氣力著不到你身上來。就是起兵剿妒之事，也不是真正義舉，止可一試，不可再試的。從今以後，你須要自家爭氣，把別人的氣魄認做自己的氣魄，一句話也講錯不得，一椿事也做錯不得；若還並了一著，又等他爬到頭來，不但前功盡棄，連那兩位佳人還不知死所。這番陰鷲都歸到我身上來，不是為好，反是造孽了。你須要謹記此言，不可忽略。」穆子大道：「門生受老師再造之恩，只當重做一世人了，怎敢不圖振作？從今以後，強將部下無弱兵，斷斷不失門牆之體，求老師放心。」

費隱公吩咐之後，等兩乘轎子抬到門前，叫他隨了新人一齊進去。

淳于氏起先只許一個，如今見了一雙，況且又美到極處，一個抵得幾個的，竟把眉毛氣得直豎，就當了眾人發作起來，說：「許了娶，不容他娶，就是我的不是；許他娶一個，如今娶起兩個來，這是誰的不是？眾人請講一講。」眾人道：「一個娶得，十個也娶得了，豈但兩個？難道你要借端生事，好趕他出去不成？」大家又鼓噪起來，把以前的聲勢從新做起。淳于氏也不肯甘心，竟要拚了性命，與眾人抵敵。虧得錢二媽夾在中間，做好做歹，替他排難解紛，這椿好事才不致於決裂。

錢二媽等眾人去後，把淳于氏扯進房中，再三苦勸，又與他抵足而眠，使他不見所見，不聞所聞，竟像吃酒醉的一般，鶻鶻突突過了一夜。

穆子大倚了眾人的虎威，不顧天顏咫尺，竟在輦轂之旁做起越禮犯分的事來，把兩副鋪蓋並做一牀，大家共枕同眠，疊成一個「磊」字。以生平不近一色之人，忽然驕奢淫欲，享起王侯天子之福來。你說他這場春夢從那裡做起？到了第二日，也虧他膽力兼雄，智勇俱備，惟恐淳于氏要絮聒他，故意尋些事端，打張罵李，把手下的丫鬟僕人個個都整飭一番，要使家主聽聽見，知道他帽兒向前，今年不比往年的意思，竟把眾人去了丟下來的餘氣剩魄，整整使了一日。淳于氏只道他有恃而然，恐怕一有響動，又要激起事來，只得隨他舞弄，陽為不知，在房中坐了一日。

到第三日上，少不得兩位新人要請他出來，同拜三朝。及至走到堂前，與穆子大立在一處，各人抬頭一看，不覺四滴眼淚一齊流下肋來，背了新人暗暗的哭了一會。哭到後面，知道掩飾不來，索性撲做一團，號號啣啣哭個尺興。

這是甚麼原故？只因他夫妻兩口做親二十餘年，不曾相罵一場，不曾分宿一夜，穆子大自從吵鬧之後，就隨了眾人出去，成親之日雖然進來，也不曾與他會面，直到此時方纔聚一處，兩片慈心一齊發動起來，倒是男子的眼皮預先紅起。

穆子大成親之夜，還怕眾人去後，自己孤立少援，兩處的洞房料想不能安堵，即使緊閉重關，死守一處，少不得有一處受虧，所以把兩牀鋪蓋並做一牀，全是為此，要做個聯兵禦敵之計。誰想波恬浪息，枹鼓不鳴，不但沒有烽火之驚，還帶挈他在中軍帳裡享了一夜帝王之福。你說穆子大心上感激他不感激他？當晚雖然感激，還說他這片好意未必出於自然，都是錢二媽挽回之力，焉知不是他要起兵，為左右之人所制，要養精蓄銳，等扯勸的人去了，然後與他為難也不可預知，所以第二日耀武揚威，虛張聲勢，全是為此，要做個先聲奪從之計。

誰想他偃旗息鼓，絕不攔鋒，不但做驍兵，連應兵也不肯做，使自己唱凱而旋，以致兩位新婦替他頌德稱功，奏了一夜武成之樂。你說穆子大心上憐憫他不憐憫他？此時見了，以二十餘年不曾反目的夫妻，忽然吳越了許久，又新被這些德化，所以不知不覺做了被感的豚魚，先對他流起淚來。婦人家的眼淚又比男子不同，時時刻刻放在眼裡伺修，要用就流下來，不用就收上去，隨你甚麼男子，再哭不過婦人。

所以這一次的哭法，雖是穆子大佔先，究竟不能持久，淳于氏才哭動頭，他眼淚就有些告竭了。見妻子哭得可憐，自己陪他不過，就叫兩個新人跪下相勸。淳于氏的威風倒了幾日，才討得他這點贏頭，也不好十分自大，就把兩個一齊扶起，與他同拜三朝，禮貌之間，十分優待。穆子大看了，竟把自己當做神仙，卻像從今以後不但朋友用不著，連隔壁的妒總管都要禪位與他，這一世的門生，自然收不盡了。

當晚就別了新人，與淳于氏復敦舊好，少不得把請罪的筵席，放在情興裡面乾折與他，不像費老師公請一家，使吃虧之人不能獨享。

淳于氏的筵席，不但與醋大王不同，不肯花錢費鈔，連「情興」二字也不肯破慳。知道他是喜哭的人，只把眼淚去結識他，使他陪哭不過，定要想個止淚之方。新人不在面前，少不得要自己下跪，再討他些贏頭到手，那以前失去的威風就不怕不復了。

等他完事之後，不知不覺就啼哭起來。此時的眼淚，不像日間流得洶湧，故意使他涓涓滴滴，做個細水長流。從一更哭起，哭到三更，隨你苦勸，再不肯住。穆子大拗他不過，畢竟墮入計中，爬起牀來，跪在踏板上，把丈夫改做尺夫，淳于氏還肯住；直等他俯伏在地，把尺夫改做寸夫，然後收住哭聲。發放他起來同睡。

睡了一會，就把以前吵鬧的來歷，細細盤問他道：「我與你兩個，惡殺了還是夫妻；那班惡人，好殺了也是朋友。為甚麼央了他們，擺佈起我來？還虧我那一日知機，不肯與他對敵，若還走了出去，你一拳我一腳，豈不打死在他們手裡？這還是那個的主意？你好好對我說。若是別人強你做的，也還恕得你過，我不但不怪你，連惡人也不去怪他。他要逼我做個賢婦，也是一片好意，難道有甚麼仇氣不成？若還是你自家的主意，有心叫人處治我，就比強盜的心腸更甚一倍了，還與你做甚麼夫妻？不如一索吊死，到閻王面前去伸口怨氣。只怕妒總管的威風，行不到陰司裡去；就是那班惡人，也不肯為了朋友，趕到閻王面前來遞公揭。你這個新郎只怕做不長久。我既要死，也不肯好好就死，定要把新來的人打上幾十頓，罵上幾百遭，等他那兩條性命將要結果的時節，我才到陰司去等他，決不肯為他而死，還容他在世上享福。你如今從直說來。」穆子大見他這些言語，又說得婉轉，又來得急切，只道他果是真心。自己躊躇道：「他若知道這番舉動不是自己的意思，一定肯原諒我，把往事付之東流，就只當不曾反目，這兩個新人落得好過日子了；若還不說真情，自己認了不是，他就愈加仇恨起來，那些打罵新人、自己上吊的事，都是做得出的，那有這許多精神去替他喘氣？」穆子大想到此處，就作那些圈套果然是自己做的，也要借重別人替他任過，那裡肯把別人的過失認到自己身上來？就把始末根由和盤托出。說：「這些罪過不但與自己無干，連眾位朋友，也不過是體天行道。總是費老師一片好心，看先人面上，不肯使我絕後，所以號召眾人，幫扶我做事的。就是趕進來打你，也是虛張聲勢，要逼你個『肯』字出來，那有當真毆辱之理？即使你不知機，出來與他對敵，我也要喝退眾人，難道肯把自己的妻子與別人沾手不成？這是斷斷沒有的事。」淳于氏見他肯說真情，就歡喜不過，又把許多的甜言蜜語去哄誘他，還要盡其底裡。

穆子大要全直道，索性說個盡情，連妒總管傳授的心法，都被他透漏出來，說：「妒婦不是無用之人，化得轉來就是內助。你如今化轉來了，將來助內之功，正不可限量，豈止不妒而已哉。」淳于氏道：「他既然會變化妒婦，畢竟有個化妒之方，你一發也說一說。我是已化之人，雖然用他不著，也待我記在肚裡，等你生出兒子來，好教他一教。省得你是有事的人，將來要忘記了，可惜這樣的秘訣，不能夠傳授子孫。」穆子大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就在他肚子上面登壇說法起來，把先用氣魄、後用才術的話，有條有理說了一遍。淳于氏得了真傳，就像九尾狐狸學會了偷精吸髓之法，不但以前攝來的氣魄沒得還他，連將來未吐之氣、未生之魄都要預先攝過來了。當晚歡歡喜喜，睡到天明。

第二日起來，把那兩個姬妾優待如初，不露一毫聲色。到了晚上，穆子大要與新人同睡，先來稟命於他，說：「做親的舊例，一月之內，新人不守空房。要等滿月之後，才好定一個規矩，或是每人一夜，或是你得一夜，他們兩個共得一夜，且到臨時酌擬。如今不曾滿月，只得要去相伴他。屈你獨宿幾晚，到滿月之後，我過來多睡幾時，補還你的欠帳就是。」淳于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

昨夜就不該過來了。」穆子大道：「那是一向虧負了你，心上不安，要過來暴白心事，故此不拘常格，過來宿了一晚。如今說明白了，還要去循循舊例。」淳于氏想了一會，就對他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就是了，何面說得？」穆子大聽見這一句，只當奉了溫旨，有甚麼不遵？竟到以前作樂之處，自己脫了衣服，先爬上牀，專等那兩位新人來寫「磊」字。

等了一更天氣，再不見新人進房，只說他與大娘說話，不好抽身，只得披衣而起，要走去叫喚。不想爬下牀一看，那兩扇房門起先是開著的，如今忽然閉了，心上已有三分疑惑；及至走去開門，又是反扣著的，連聲叫喚，再沒有人答應，就愈加愁悶起來。

原來是尊夫人的計較，起先稟命的時節，穆子大前腳走來，後腳就被他跟到，趁那兩個姬妾不曾進房，就如飛取一把鐵鎖把房門鎖上，自己陽為不知，竟去關門睡了，使那兩個姬妾既不得進房，又沒處借宿，彼時是隆冬天氣，不必不凍斷狗筋。

穆子大立了一會，只見門又曳不開，人又叫不應，知道是醋病發作，卒急難醫，只得脫了衣服，又爬上牀，冷冰冰的睡了一夜。

睡到第二日，等淳于氏開了房門，放他出去，只見那兩位新人，凍得頭青面紫，抖作一團。問他那裡睡了一夜，那兩個新人要說，被上面的牙齒與下面的牙齒相打不過，一句也說不出來。穆子大甚是不安，要想扯他上牀，自己脫了衣服，把熱身子焐他一焐，又怕淳于氏看見，不好意思。只得做眉做眼，把牙齒咬了幾下，做個仇恨妒婦之意，也不曾敢說出來，淒淒楚楚的過了一日。

等到晚上，恐怕淳于氏又用前法，要擺佈他，就預先吩咐新人，叫他坐在房中，不要出去，「開了房門等我，我到點燈時節自會進來。」那兩個新人果然依了這句話，不曾到晚，就以補睡為名，都上牀安歇也，開著房門，專等他來訴苦。

穆子大在書房坐了一會，知道淳于氏沒有好意，竟不去稟命他，到點燈時節，往新人房裡竟走。不想走到門邊，又有託事，那兩扇房門起先叫他開著的，如今忽然閉上了。只說那兩個新人怪我累他受苦，故意閉門不納，要使我求告的意思，就一面叫，一面推，要新人放他進去。裡面應道：「房門並不曾拴，推進來就是了。」穆子大舉手一摸，原來又是鎖著的。昨晚不得出來，今晚不得進去，這才合著一句俗語，叫做「進退無門」。穆子大知道又是詭計，只得要上門稟告，求他解危。

誰想那北門鎖鑰是決然不發的了，落得不要開口，只好將機就計，去借宿一夜，一業省得受凍，二來要去調停一番，預為明日之計，省得這重牢門夜夜上鎖。就走到他臥房之外，也像起先一般，一面叫，一面推，要淳于氏放他進去。裡面只是不開，隨他在外面叫喚。

穆子大道：「我不是來請鑰匙，是來借宿的，不要認錯了主意，快些開門。」裡面伴宿的丫鬟聽見這一句，知道不是有損無益的事，竟要起來開門，被淳于氏喝住道：「不許！他有了兩個新的，何須到舊處來借宿，不要理他。」穆子大道：「既不容我借宿，求你把鑰匙發出來，可憐我凍不過。」淳于氏道：「你心上愛他的人，為你凍了一夜，你就凍一夜賠罪他，也不為過。若還熬凍不起，你家的門扇原不十分堅固的，再去約些朋友，幫你打開就是了，何須用鑰匙？」穆子大聽了這些刁聲，一發憂煎不過，心上思量道：「我要打進去睡，有何難哉！只是這個惡婦，決不等你安眠穩宿，又有別事做出來，半夜三更，與他啣甚麼氣？況且今日之事，都是費老師逆料過的，我臨行之際，何等說得威風，如今被他聽見，畢竟要恥笑我。」

發兵剿妒之事，他說過不肯再試的，料想不來救護，只是含忍的好。」左顧右盼，沒有個棲身之所，只得走至灶前，到亂草窠中去投宿，虧得一隻義犬，把熱烘烘的牀鋪搭了家主，與他抵足而眠；雖然凍了一宵，還不至於十分狼狽。

穆子大未到天明，就預先思慮道：「這個妒婦詭計多端，令人不可測度。我這兩夜的磨難也受得勾了，焉知到了晚上又沒有別計生出來？不如還照前番與他硬做一齣。費老師是執意的人，發兵剿妒之事，他說過不肯再試，自然不肯再試了。落得不要求他；只好去哀告朋友，求他為人為徹，竟反映費老師的威風，瞞著費老師來使一使。若還嚇得妒婦回心，只當撞著個太歲，竟不必使他與聞，我已陰受其福了。且等太歲撞不著，然後央眾人寫封公書，求費老師於常法之外，生個變法出來，救我一救，料想他還是肯的。我如今且慢些出門，索性把眾人的威風也瞞了眾人，先在家中使一使，或者妒婦是傷弓之鳥，提起眾人來就預先害怕，不敢再用詭計也不可。若得如此，也只當撞著個太歲，連眾人也不使與聞，我已陰受其福了。且等太歲撞不著，然後央煩朋友，求他在假事之中做出真事來，應了我的說話，料想也是肯的。」算計定了，又恐怕吵鬧起來，被妒婦據了要害，不得出門，各路的救兵無由而至，就預先走到書房，寫一封告急的書，交與一個老僕，叫他留在身邊，備而不用，等到萬不得已之際，拿去請兵。這個老僕是他管家裡面第一個忠義之人，常慮家主絕後的。

穆子大遞書之後，正要去尋事丫鬟，責備奴僕，預先試一試虎威，好做假途滅虢之事。不想淳于氏的兵法，比他略神速些，不等這邊發作，就預先整頓起來。把丫鬟奴仆一齊喚入中堂，大喝一聲，叫他跪下。

先問家人道：「前日眾人打進來，明明是個圈套，只瞞得我一個，你們都是知情的，為甚麼不說一聲，使我中了詭計。好好的招出來！同他計較的是那一個？替他請兵的是那一個？」

那些家人都說是相公自己做的，不干下人之事。

淳于氏又問丫鬟道：「前日眾人打進來，我是個正經人，要顧惜廉恥，不好出頭露面，去抵敵他。你們是我的丫鬟，就像爪羽翼一般，都該奮勇爭先，替我出氣，為甚麼縮頭縮頸，都躲在背後去，難道與家主申通一路，要置我於死地不成？」

那些丫鬟都說：「自己是膽小之人，看見勢頭利害，不敢向先；況且大娘又沒有軍令，怎敢擅自出兵？故此不曾抵敵。」

淳于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都饒你一個初犯。從今以後，若還那個烏龜家主要央人與我廝鬧，管家裡面，知風不報者，重打五十板，同謀與事者，斃諸杖下。那些烏合之眾若還再上門來與我爭競，丫鬟裡面，有畏道畏尾，不行抵敵者，重打五十板，有能奮勇爭先，出奇制勝者，計功行賞。」那些丫鬟奴僕，起先喚到之時，大家都拚了肌膚來受鞭撻，如今感他打之恩，那一個不要將功折罪？磕了謝恩的頭，都起去了。

淳于氏又吩咐丫鬟，喚那兩個姬妾出來。等他走到中堂，也與丫鬟奴僕一般，大喝一聲，叫他跪下。自己拿張交椅，對他坐著道：「為你這兩個妖精，使我啣了多少臭氣！你們兩個畢竟是未嫁之前，與他勾搭上手。他丟你不下，要做先奸後娶的事，所以央了眾人來壓制我。如今從直招來，是幾時與他睡起的？」那兩個姬妾跪便跪了，還有個不受約束之意，把面孔朝了空處，不肯向他；又見他所說的話都是沒有來歷，要在雞蛋裡面尋出骨頭來的，那裡肯答應他？惟有相對淒然，痛哭流涕而已。淳于氏見他心高氣傲，不服審理，就取一根絕細的皮鞭，把那粉嫩的皮膚抽個不住。淳于氏發性之初，拷問婢僕的時節，穆子大氣憤不過，就要與他交鋒；只因他所說的話，句句合著心事，自己正要借兵，他就說借兵之事，竟像知道的一般，就是諸葛孔明，也沒有這等的神見，被他智勇所懾，不敢撻鋒。後來見他喚到新人，漸有剝膚之慘，料想遏止不得，就對老僕做個手勢，叫他一面求援，自己一面赴難。見兩個姬妾打到苦處，就捏首一根門栓趕上前去，對淳于氏高高擎起，要在當頭賞他一根。

不想那根門栓又是雌木頭做的，不聽男子指揮，反替婦人效力。擎起了時節十分輕便，就像一根燈草；及至擎到半空，他就作堅起來，不肯向前，只想退後，就是幾百斤的鐵杵，也沒有這般重墜。狠命要打，再打不下去。被淳于氏一把接住，就拿來處治丈夫。

一到婦人手裡，他就輕便起來，要起就起，要落就落，竟在穆子大身上翻了幾十個筋斗。可憐這一男二女，被這強悍之婦打得皮破血流。那些丫鬟奴僕，他軍令森嚴，那個肯惹火燒身，都一齊避了開去。要個揉疼摸痛的也沒有。

穆子大要喊叫幾聲，又怕妒總管聽見，要怪他不聽善言，失了門牆之體，不但不發救兵，還要阻撓義舉，所以忍氣吞聲，不敢東向而哭。

淳于氏打過之後，就有許多苟政嚴法號令出來，總是要磨滅婦人、制服男子的苦事，定要這一男二女點頭答應，當了遵依的呈子，方纔發落去。

卻說那個賣書的老僕，知道家主在急難之中，不能久待。

就如飛似箭跑往各處求援，大奮包胥之哭，不上一個時辰，就把各路救兵盡皆征到。

又怕淳于氏要疑虎他，自己吃虧不致緊，家主以後沒有效力，就等眾人將到之時，先替淳于氏做個探子，慌慌張張走去報信道：「聞得隔壁老爺聽見我家喘氣，又去號召眾人，不可不防備他。」才說得了，那些打鬧的人已進了大門，淳于氏只當不知，隨他打鬧。一面吩咐家人，叫他去守住大門，不到賊兵大敗之際，不許放一人逃走。家人去後，就把中門關了。一面吩咐丫鬟，叫他各尋器械，放在手頭，「看我與眾人爭鬧，眾人爭我不過，畢竟要打進門來，待我躲避上樓的時節，你們一齊動手。」又吩咐一應下人，叫把銅盆水桶與手巾服之類，都收拾上樓，不許留在耳目之前，使眾人看見。那些下人不解其故，都在肚裡猜疑，難道怕他打劫了去不成？淳于氏等他收拾完了，就立在門縫之中，緊緊對著外面道：「你們這些鼠輩，前日來打鬧一番，我看斯文面上，不好衝撞你。你們得些贏頭，也就該住了，為甚麼今日又來？難道你們有口會罵，有手會打，我是個啞子孩子不成？」眾人見他以前服善，如今忽然放肆起來，那裡含忍得住？就大家指定了他，千「妒婦」、萬「狗婦」罵個不了。

淳于氏道：「你們這些鼠輩，以前都是好人，只因拜了個烏龜頭目做了門生，都學他做起烏龜來，那一個不討些粉頭，在家裡接客？只因我家男子不肯學樣，你怪他獨為君子，恐怕在背後譏諷你們，所以千方百計，也要逼他討幾個。如今粉頭也討了烏龜也做了，為甚麼還放他不過，要打上門來？難道要借我妒忌名，好弄這兩個淫婦出去，放在你們家裡，借別人的粉頭替自己接客不成？」說了這幾句，就千「烏龜」、萬「忘八」罵個不了。還有許多村言潑語，都是男子口中罵不出來的說話，都被婦人罵出來。

眾人也要把村言潑語回覆他幾句，又礙了穆子大的體面，罵不出口來，到舌尖上又縮了轉去。除「妒婦」「狗婦」之外，沒有第三個名目加他，口上的便宜已先折了一大半。

淳于氏道：「你們這班烏龜門生，也罵得勾了，如今饒了你罷。只有幾句未盡之言，煩你眾人的口，寄與那烏龜老師，說他傳授別人的心法，別人都試過了，不見十分應驗。他說壓制婦人要先用氣魄，像我家男子前日那樣威風，不但自家弄弄豪強，還把通國之兵都號召攏來，要壓制我，也可謂雄到極處、壯到極處了；我如今還會箝束丈夫、鞭撻姬妾，可見先用氣魄的話甚是荒唐，全然聽不得的。他說氣充魄定之後就用才術，像我家男子前日那樣聰明，不但做盡圈套，嚇我投降，連休書草稿都央人打就，要離絕我，也可謂決勝無遺，料敵多中的了；我如今還會跳出牢籠，不受駕馭，可見後用才術的話也甚是誕妄，一毫用不著的。這樣心法也平常得緊，為甚麼就拿此大名，把一縣的愚夫愚婦都哄動起來，終日受他約束，豈不愧死！總是他前半生的命好，不曾遇著個能乾的婦人與他作對，所以妄自尊大，做了半世的夜郎王。如今小巫遇了大巫，被我說破之後，叫他老老實實縮了龜頭，躲在污泥洞中，過了下半世罷。」

眾人見他以前的話雖然狠毒，還是罵的自己，況且這番舉動是瞞著費隱公的，恐怕弄出事來，要惹他埋怨，所以一味含容，不敢輕易動手。如今見他丟了自己，罵到費老師身上，就一齊膽壯起來，正要借此為名，好大鬧一場，等老師知道，方纔動氣。就把幾十個拳頭，一齊豎起來，對中了門，狠捶亂打。

淳于氏不等攻開，就先把門栓一拔，做個抱頭鼠竄的光景，急急的跑上樓去。眾人見他畏懼，一直打進中門，直趕到樓梯腳下，看見兩扇踏門是緊緊閉著的。眾人因他今日的射法與前日一般，也就把今日的攻法與前日一樣，故意在踏門之上狠敲亂擊，要逼他投降。

那裡曉得虛中有實，做妒婦的人不消讀得四經七書，自然是諳練兵法的，不曾捶得幾下，只見伏兵四起，有許多丫鬟使婢，執了器械趕上前來，對了眾人亂打。眾人都是赤手空拳，那裡抵敵得過？打到痛處，就喊起來道：「我們替你相公出力，你倒打起我來，難道你不是相公的人麼？」眾丫鬟道：「大娘叫打，我們不敢不打。大娘的法度是相公知道的，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他決然不怪。」說了這幾句，就分外猖獗起來。

淳于氏傳令道：「你們略打幾下，見見大意就罷了，不用十分囉唆。如今對眾人說，叫他立到天井裡來，我有幾句好話說，在樓窗裡面告訴他，叫他們仰起頭來看我說話。」眾人看見出兵不利，都有恐懼之心，見他說了這一句，只道也像前日一般，要放聲求饒，好等眾人出去的意思，巴不得要此收兵，就一齊擁入明堂，果然仰起頭來，看了說話。

只見樓上的窗子還是閉著的，只說在裡面打點說話，好解散眾人，那裡知道他安排兵器。少刻窗子一響，竟有許多污穢之物從樓上傾將下來，傾得眾人滿頭滿面。

你說是些甚麼污穢？原來是淨桶裡面的東西，叫做「米田共」，預先防備他來，擺在樓上伺候的。起先躲避上樓，就是為此，居高建瓴，正要使這恩施普遍。所以眾人裡面，沒有一個不被他雨露之恩，又喜得是仰面而受，沒有一滴酒在空處，這個越王勾踐，是人人要做的了。

眾人在不意之中，接了滿面的污穢，竟像在糞缸裡面爬起來的一般，那裡腌臢得過？況且渾身衣服，又沒有一寸乾淨的，要尋件拭面揩嘴的東西，竟不可得。對了穆子大道：「我們為你一個，吃了這樣大虧，還不去吩咐家人，多舀幾盆臉水，多取幾條手巾，等我們洗抹一洗抹；再有隨便的衣服取幾件來，待我們權換一換，好出去見人。不然這一付嘴臉，怎麼走得出去？」穆子大道：「家人雖有幾個，都被妒婦嚇制過了，沒有一個敢來，待我自己去釀。」那些眾人見齷齪不過，那裡等得他取來，就一齊跟到灶前，要就了銅盆洗面。那裡曉得銅盆水桶與拭面揩嘴的東西，都預先收拾過了，那裡摸得著一件？再去搜尋衣服，一發乾淨得好，莫說破裙破襖藏得精光，就是揩桌的抹布也不留一塊。

眾人歎口氣道：「神哉妒婦，真擾世之才也！如今沒奈何，只得趕到隔壁去求救於費老師，討他幾盆熱水洗濯一洗濯，借他幾件衣服更換一更換，然後與他細作商量。」就一齊帶了污穢，擁入費隱公家。

費隱公看見，驚慌不已，竟不知甚麼原故，只得掩鼻而問之。眾人把釀糞的根由與受糞的來歷，細細述了一遍；又把妒婦譏諷費隱公，托他轉致的話，一字不遺都直言告稟。

費隱公聽了，氣得雙眸直豎，神氣索然。因他污穢不過，難以接談，就吩咐家人取衣服臉水，與他洗換過了，方纔呵叱他道：「我前日已曾說過，剿妒的事是再試不得的。為甚麼背了我的話，又欺瞞著我，走去生事來？如今被他掃盡威風，連我也為之喪氣，卻怎麼了？」眾人道：「門生們的不是，自然不消辯了。只這場勝負，大於風化有關，還求老師捨短處長，想個奇計出來，正一正風化才好。不然南風自此不競，連以前收服的妒婦都要反叛起來，老師與門生輩都有不測之憂矣。」

費隱公道：「漢妒之方，只有氣魄與才術兩件，這等看起來，都被那個無用之物告訴了他，才有番蠢動。如今我輩的伎倆都被他看透了，氣魄不能制，才術不能馭，連王法官刑都治他不得了。那裡還處治得來？」眾人道：「若還處治不來，穆門生與那兩個姬妾都要死於此婦之手。況且老師與他勢不兩立，妒婦之道不息，夫子之道不著，老師處治他不來，不但自家喪氣，將來還要受制於他。焉知他得志以後，沒有妒婦去拜門生？他也登壇說法，與老師相抗起來，只怕倡妒容易，化妒煩難，吾道之衰，可立而待矣。還求老師作急圖之。」費隱公不言不語，躊躇了一會，方纔回覆他道：「就要相圖，也不是旦夕之事，且看他得志以後舉動何如，我自的道理。」眾人得了這句話，方纔肯去。

卻說淳于氏戰敗眾人之後，先把丫鬟使婢敘功行賞，連報警的老僕亦在犒勞之中。

賞功已畢，就把三個召寇之人，喚到面前行罰，穆子大領竹板，兩個姬妾吃皮鞭，一日之中，受了兩番嚴拷。從此以後，把這三個犯人監在兩處，日間不許見面，夜裡不使聞聲。兩處都撥了丫鬟不時巡邏，一有響動，就取出來治罪。

監了幾日，這一男二女都生起病來，明明是憂鬱之症，淳于氏又說他害相思，分外防得嚴緊。穆子大再三哀告要出去就醫，淳于氏只是不許。穆子大道：「如今春闈已近，會試的同袍都要起身快了，別樣的事不許我走動，難道進京會試也不容我去不成？」淳于氏聽了這句話，就歡喜起來，思想會試還是小事，且等他出去之後，好結果這兩個婦人，省得他立在面前，到底有些礙手。就一面料理行裝，一面僱辦船隻，直到起身那一刻，才叫老僕挑了行李，李跟他出門。

示行以前，恐怕那班惡少要替他商量計策，思想復仇，一概不許他辭別朋友。

那兩個姬妾知道他此番出去，不是生離，竟是死別了，到監行之際，就不受拘攣，從房裡跳將出來，一齊扭住穆子大，號啕痛哭，說：「我們兩個終久是一死，不如死在你未去之先。」

各人取出一把剃刀，都要自刎，被淳于氏喝令丫鬟奪下剃刀，扯了開去，才打發得丈夫出門。

穆子大傷心不過，那裡去得向前，心上思量道：「我病體十分沉重，就到了京師，料想愁病交煎，也做不得好文字出，拿定不中，去也枉然。不如住在近邊，看看家中的光景，好商相會。」就在船上住了一夜。到第二日黎明，竟到費隱公家，哭訴從前之苦，求他生個法子，救了這一條性命。費隱公恨他不過，那裡肯管？只說沒有計策。

穆子大道：「老師不救門生，門生有死而已。」說了這一句，就跪下地去，只管撞頭。

費隱公想了一會，才問他道：「照你說起來，這一次的公車斷然不上了。你可肯躲在我家，住上一年兩載，待我把這強悍之婦處個盡情，使他一生一世不敢反覆麼？」穆子大道：「若得如此，莫說一年兩載，就躲一世何妨。」費隱公道：「你如今被他磨滅不過，所以恨他，只怕一月兩月不在面前，沒有妒婦磨滅你，你的骨頭又有些作癢起來，要思想妒婦，去受他的磨滅了。那裡保得一年兩載不想回去？」穆子大道：「門生的體面為他壞了，門生的宗祀為他絕了，連自己一條性命尚不能保，此等仇恨，竟可以不共戴天，豈有隔絕了他，還去思念之理？」費隱公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要便宜行事了。」

你從今以後住在我家，待我把小兒輩相從，屈你做個西席，省得你沒有事做，要想出門。那兩位佳人，包你不出十日，就雙雙弄他出來，與他並做一處就是了。」穆子大得了這句話，歡喜不了，也不問他取出佳人當用何法，處治妒婦當用何方？索性付之不問，好等他便宜行事。

卻說淳于氏打發丈夫之後，把那兩個姬妾三日一敲，五日一比，定要送他上路。虧了一個能事的賣婆，常在他家走動，把淳于氏再三苦勸，說：「打死不如放生，何不尋兩分人家，遣他出去？一來斷絕禍根，二來也積一場陰德，三來還得幾兩銀子，又省了兩口棺材。」淳于氏見他說得有理，才肯放一條生路，要打發他出門。只是不肯嫁在近處，恐怕丈夫回來，要背地取贖，除非嫁與遠方之人，方纔沒有後患。

媒婆道：「這也不難。」就去尋了兩個孤客，說是江南海北之人。淳于氏接了財禮，把兩個姬妾一齊打發出門。只說他與前面的丈夫，千年萬載不能夠見面了，那裡曉得跨出門檻，就會相逢。

原來那個媒婆又是費隱公的心腹，設定圈套叫他來做事的。

果然不出十日，就把兩個佳人與穆子大並做一處。這一男二女不但分而復合，又只當死而復生，那裡快活得了。住在費隱公家，看了樣子，與他一般作樂。

住到一月之後費隱公走到書房，對穆子大道：「你們三個住在這邊，是極妥當的了，只是家中的事，也還要人料理。我看你這個老僕，大有忠義之心，須要想個法子，打發他回去。」

一來叫他料理家務，為目前署事之人；二來等他做個內應，為將來聚合之計。」穆子大道：「我也正要如此。只是他走了回去，妒婦就要疑心，說我既然進京，為甚麼不帶人服事，只有上個老僕，又打發轉來？」費隱公道：「自有妙法，不但使他無疑，還只怕要信之太過。只是一件，從今以後，要屈你權死一死，到一年兩年之後，再活轉來，這個妒婦方纔得他服，與你們三個和氣到老，沒有一毫變更；你若不肯權死幾年，這個妒婦是萬萬征他不服的，只好暫且安樂幾時，依舊回去受苦罷了。」穆子大聽了這幾句，就驚駭起來道：「別樣的事可以做得，生死大事，豈是兒戲得的？況且死了一兩年，如何再活得轉來？」費隱公笑起來道：「不是當真教你死，只要認個『死』字，說你原是有病的人，出門之後沉重起來，死在路上就是了。」穆子大道：「此計極妙。我自做親以後，受了妒婦多少磨難，就屈他受些淒涼，暫守幾年活寡，且讓我住在這邊，作樂作樂，度個後代出來，也不為過。只是一件，到一年兩年之後，用個甚麼法子，又好說我活轉來？」費隱公道：「法子儘有，只是如今說不得；若還對你說了，少不得又像前日一般，把我傳授的心法都敗露出來，使他識破底裡，以致一敗而不可救。三日兩日尚且如此，何況一年兩年，閉得你的口住？」穆子大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門生不必再問，依了老師，打發他回去就是了。」費隱公道：「他口裡說死，尊還未必見信，須要你自己的親筆，寫一封遺囑與他，說：『我死在途中，不及料理後事，門戶之計，會要仗你主持，不可貽笑於桑梓。所娶二妾，若還不曾懷娠，可速速教他改嫁。你自己年過四旬，平日又喜談節操，盡可做未亡人，切不可再生他想。』」這等寫去，他就信到極處。你這一二年之間，也可以無內顧之憂了。」穆子大道：「說極得是。」就一面寫遺囑，一面吩咐老僕，叫他看守門戶，不可放閒雜人往來，家中事體，不時過來說說。

那老僕是個忠義之人，巴不得家主自在幾年，好生個兒子，替故主接後。就把家中之事一力擔當，領了遺囑，欣然而去。

卻說淳于氏遣了二妾，只當拔了眼中之釘，好不適意。遠近的婦人都說他大奮雄威，征服了妒總管，當今女子之中，要算他第一個豪傑。

然不出眾從之料，竟有妒婦去拜門生，求他廣行教化，連丈夫與他為難的人，都要內不避親，外不避仇，要去皈依妙法起來。淳于氏正在得意之際，不想報訃忽然走到，說丈夫死在途中，再取出遺囑一看，自然是千信萬確的了。少不得大哭一場，要替他開喪受弔。

被老僕止住道：「相公吩咐過了，說我的死信只可使親人得知。外面的朋友，且慢些使他知道。只因我出門未久，一旦命終，不知道的，只說我被妻子氣死，前日受虧的人，未必不來多事。如今師出有名，不像前番孟浪，萬一打鬧起來，就要受他的荼毒了。且到一年半載，眾人氣平之後，然後說出也未遲。就是開喪受弔的事，都要等我誘攏到了，才可舉行，以前切不可做。」這些說話，都是費隱公的主意，恐怕死信聞於眾人，後來不好收斂，故此吩咐他說的。如今照樣說來，不改一字。淳于氏聽見，十分感念丈夫，就遵了遺命，不敢開喪，瞞著外面的人，設個靈座在家，私自拜奠。

凶信未到的時節，收了許多妒婦門生，正要登壇說法，做那軒昂豪舉之事，及至聞了此信，就有些收斂起來。壇也不登，法也不說，只是閉門自守，要做個無榮無辱之人。

初守的半年，也甚是貞節，一毫沒有二心，終日號啕痛哭，穆子大聽見，竟懊悔起來，有個起死回生之意。費隱公只是不許，說：『你的骨頭雖然作癢，要想回去受磨難，其如這兩位佳人大限未到，不該去見羅刹何！』及至守到半年之後，淳于氏的心腸就有些改變起來，竟在痛哭流涕之中，寓了嘻笑怒罵之意，不但不感激他，反咬牙切齒痛恨他起來。終日叫天叫地，說：「我前世造了甚麼孽障，今生罰我受苦。嫁了個有情有義的丈夫，替他守節，也還氣得過；他生前背我娶妾，還做出許多圈套來擺佈我，如今自己死了，累我不上不下，守這樣無情之寡，著甚麼來由？難道叫我沒兒沒女，靠了幾個奴僕過了一世不成！」終日哭來哭去，總是這些話。

穆子大聽見，竟有些著慌起來，對了費隱公道：「聽他的口氣，分明要嫁了。萬一弄假成真，等他做起失節的事來，怎麼了得？」費隱公見到他聽到此處，料想身上的骨頭只會怕疼，決不作癢了，就把降的方法與他說知，也只怕漏泄，不敢彰揚了。就答應道：「此非惡聲也，將來會合之機，正在於此。我前日要兄假死，就為這一著，不然遊學四方，埋頭一處的話，那一句講不得，定要說起死來。我要先把守寡一事去引動他望子之心，然後把『失節』二字去塞住他吃醋之口。他起先不容你娶妾，總是不曾做過寡婦，不知絕後之苦，一味要專寵取樂，不顧將來。只說有飯可吃，有衣可穿，過得一世就罷，定要甚么兒子？如今做了寡婦少不得要自慮將來，得病之際那個延醫，臨死之時誰人送老？自己的首飾衣服、糧米錢財，付與何人？」

少不得是一搶而散。想到此處，自然要懊悔起來。可見世間的兒子，無論嫡生庶出，總是少不得的。以後嫁了丈夫，自然以得子為重，取樂為輕了。他起先挾制丈夫，難為姬妾，總是說他身子站得正，口嘴說得響，立於不敗之地，不怕那個休了他，所以敢

作敢為，不肯受人箝束。若還略有差池，等丈夫捏住筋節，就有飛天的本事，也只好收拾起來了。他如今打熬不過，少不得要出門。待我用個心腹之人，走去說合，假捏一個名字，說有人娶他續弦。別尋一所房子，你安頓在裡面，竟去娶他過來，做一齣奇幻戲文與他看看。到那時候，『失節』兩個字不消別人說他，他自己塞住了口，料想一生一世吃不得醋了。

你說這個計較妥當不妥當？」穆子大聽了這些話，歡喜不過，不覺手舞足蹈起來，說了許多贊服的話。又對他道：「既然如此求老師及早央人過去說合，不要去遲了，等他又吩咐別人。」

費隱公道：「學生娶過數十房姬妾，那一個媒婆不是相熟的？」

等他央了那一個，我然後呼喚他來，於中取事，方纔萬妥；若還叫人去說，就有三分不妙了。穆子大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只見過了幾時，那兩個姬妾一齊肚大起來，原來是成親那兩夜所受的胎，起先不覺如今看出來的，等到十月將滿，一先一後生將下來，不想兩個婦人竟生出三個兒子，有一個雙胞的在裡面。

穆子大跳躍不過，思想不是老師的妙法弄出人來，豈但那兩個姬妾死於妒婦之手，連這三個兒子都不能夠出世了。那裡感激得過？竟刻了長生牌位，供養他起來。

卻說淳于氏守到半年之後，漸漸立腳不住，要想出門。一來怕家人恥笑，不好去喚媒婆，替自己說親；二來要把丫鬟使婢逐漸賣去，把銀子繫在身邊，才好出嫁。就以賣婢為名，喚了媒人，不時計議。

計議定了，就把以前出力的丫鬟，今日一個，明日一個，不上幾月，都被他賣完。然後賣到自己身上。媒婆就替他尋下主子，把家中的物件逐漸運了出去。

正要打點嫁人，不想有個得力的家人，聽了外面的話，進來報信道：「外面人言藉藉，都說大娘謀殺了丈夫；並不使一人知道，又把丫鬟使婢都出脫盡了，思想去嫁人。這樣傷風敗俗的事，斷斷容不得。要等大娘出嫁之日，從轎子裡曳出來，活活打死，一來替自己出氣，二來替相公伸冤。這些話說雖然未必真假，只怕也不可不防。」淳于氏聽了，就慌做一團，與媒婆商議道：「還是嫁的好，還是不嫁的好？」媒婆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有些嫁不得了；不如將計就計，倒做個貞節之人，守了這一世罷。」淳于氏道：「成不得！一來沒有兒子，倚靠何人？二來丫鬟使婢都已賣去，把甚麼人做伴？三來運出的東西，也不好再運進來；就運了進來，也要被人識破，說我這個節婦，是他們逼出來的。中止之事，萬萬做不得。只好想個法子，不要有家裡上轎，另尋一個去處，走到那裡起身。等眾人知道的時節，已趕我不著了，難道好尋到那邊來與我吵鬧不成？」媒婆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就替他揀了日子，尋個地方，竟像做賊的一般，等到黑夜之中，魑魅的逃走出去。

只見走到一處，有個絕美的婦人出來迎接他，媒婆道：「這是我的親眷，你同他坐一會，我去領了轎子來。」媒婆去後，那個婦人就與他各敘寒暄，問他年紀多少，前面的丈夫作何營業，如今沒了幾年？成親以後，可曾生養幾個？淳于氏就說年過四旬，前夫是讀書人，也曾中過鄉榜，客死未及一年，從來不曾生育。那婦人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是好人家的宅眷了，為甚麼不坐轎子，竟走了出來？」淳于氏見是媒婆的親眷，料想不笑他，就把丈夫未死之先，眾人與他吵鬧，如今見他出嫁，要伺候轎子與他為難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那婦人道：「這等尊夫之死，由於何病，果然是大娘氣殺的麼？」淳于氏道：「不瞞大娘說，他出門的時節，原有些病症，是我吵鬧出來的。想是出門之後，又記掛兩個姬妾，恐怕被我磨死，所以越愁越重，把這性命送了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『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』，既然結髮一場，又害了他的性命，大娘心上也該過意不去，替他守守才是。為甚麼就嫁起來？」淳于氏道：「一來沒有兒子，二來沒有家業，叫我靠那一個？難道呷西風過日子不成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聞得做媒的說，大娘賣丫鬟的銀了也有許多，生息起來，盡勾過日子了。就是要嫁，也還該略守幾年，等孝服滿了，再嫁也未遲，不該這這等性急。」淳于氏道：「不瞞大娘說，我做親二十多年了，不曾離過男子，倒不為別樣，總是怕冷靜不過，所以有心要嫁，不論遲早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是我的知己了。我當初也曾死過丈夫，也等不得服滿就要出嫁，竟有不相諒的婦人罵起我來。我是個膈腆的人，不曾回罵得幾句，至今恨他不過。如今遇了大娘，只當有個幫手了，幾時約你同去見他，等說起來的時節，大家罵他一頓，替我們醮之人爭些餓氣也好。」淳于氏道：「那個不難，我這張嘴是罵得人慣的，還你相見的時節決不折氣就是。」兩個說了一更天，再不見媒婆走到。淳于氏心焦不過，自己嘔聒道：「這早晚不見轎子，幾時才得過去，難道揀了好時好日不抬過門，要到第二日成事不成？」那婦人道：「這也不論。我當初改嫁的時節，當晚有事，不得成親，也是到了第二日，才做好事的。」淳于氏道：「那是尊夫的不是，婚姻大事，豈是耽擱得的？大娘是有修養的人，容得他如此；若把我們，就是當晚不好說，到第二三日，也要奉陪他幾句。」兩個談談說說，又過了一更多天。那婦人道：「這時候不來，定是有事耽擱了，不如脫了衣服，同我睡罷。」淳于氏道：「大娘若坐不過，請預先安置。我這一晚料想睡不著。不如坐坐的好。」那婦人陪他不過，竟自睡了。

淳于氏在他臥榻之前走來走去，再沒有一刻消停，聽見那裡響一下，就說是轎子到了，伸起頭，東張西望，及至曉得不是，定要嘔嘔聒聒，把媒婆罵上幾句。守到天明，不知看上幾十次，罵上幾百聲。

直到第二日早飯之後，那個媒婆才領一乘轎子走進門來，說：「昨晚過去，原說就來的，不想巷頭巷腦都關了柵門，轎子抬不過，所以耽擱了一夜，今日才來。」淳于氏不及怪他，竟別了婦人上轎。那婦人到臨別之際，還說幾時約個日子，要請他同去罵人。

淳于氏坐了轎了抬到那分人家。只見出轎的時候，並沒有一個迎接，竟是自己一個走入中堂。那中堂之上，並沒有一個伺候，連香花燈燭都是沒有的。淳于氏□□不好，就要轉去。

及至回頭一看，又不見了媒婆和幾個抬轎的人都轉去了，淳于氏十分疑惑，又只得自己一個捱進中門，走到內室裡去。

只臥房裡面，擺設得齊齊整整，都是自己的物件，叫媒婆運過來的，只是不見一個人影。淳于氏不明不白，竟像做夢一般，心上思量道：「莫非遇了鬼怪，被他攝到這裡不成？就是鬼怪，也該有些鬼形怪影出現，為甚麼絕無影響？」只聽見臥房後面有幾個孩子一齊啼哭，但不知就在一處，還是隔壁人家。

正要走去觀望，不想黑暗之處，閃出一個人影來，一步近似一步，走到十步之外，就立住了。卻像有件兇器捏在手裡的一般。

淳于氏定睛一看，竟是前面的丈夫，就嚇得冷汗直流，高嘶大喊起來，一連說幾十個「有鬼」，要等後面二人來救。

喊了一會，不見人來，就對著影子跪下來直磕頭，說：「你生前死後的事，都是我不該，怪不得你來報怨，我如今知罪了，求你轉去罷。」說了這幾句，就俯伏在地，死也不抬頭。

不想伏了一會，那影子裡面就說起話來道：「我既然來在這邊，那裡就肯轉去，要同你算本總帳，砍下頭來，把身子剝作幾塊，方纔肯去。我出門以前的事，說不得許多，且丟過一邊罷了。為甚麼我出門幾日，就把我兩個愛妾一齊賣去，只做得兩夜夫妻，竟不使我再見一面，這是一可殺了。他兩個腹中都是有身孕的，把我現成成的兒子送給別人家去，使我做了絕嗣之人，這是二可殺了。我生前受你多少磨難，連性命都死在你手裡，還不見你感念一句，懊悔一聲，哭到半年之後，還叫天叫地，罵起我來。難道我生前的咒罵還不曾聽得勾，死在陰司地府還聽你的咒罵不成？這是三可殺了。我在生之時，你何等口強，動不動要談節義，看見隔壁的婦人改嫁了丈夫，還指定他名字罵個不了。為甚麼輪著自己，就忍心害理起來，不怕別人笑恥，竟做了失節之婦？這是四可殺了。就是要嫁，也該守過三年兩載，把我的靈柩裝了回來，尋一塊土地安厝了我，然後嫁也未遲。為甚麼這等性急，連連年的服也不曾穿得滿，就嫁起人來？使我骸骨不能歸家，做了異鄉之鬼，這是五可殺了。你自己不肯守節，就是丫鬟使婢也留上一兩個，做個燒錢化紙的人；在宗族裡面立個螟蛉之子，替我接了後代，把家中的財物交付與他，然後出來改嫁，也還氣得你過。為甚麼把許多丫鬟不分好歹，都替我賣去，把銀子繫在身邊，連我一分好人家都搬了過來，與別人享福，這是七可殺了。其餘的零星罪犯，若要細數起來，要幾百樁也有。我如今總置不論，只問你這七樁大罪。每一樁罪砍你一刀，只把你的屍骸分做七塊罷了。」

他起先問罪的時節，淳于氏伏在地下，等他說一個「可殺」，自己應一個「該殺」，說兩個「可殺」，應兩個「該當」，及至說到第七個上，知道說完之後就要下手，那條見機而作的魂靈已先走散了，只留個沒乾的身子伏的那邊等殺，連這「該當」二字那裡還應得出？只好縮成一團，哼哼唧唧的掙命罷了，預先硬了頸項，等他下刀。不想命根未斷，那臥房後面有許多膽雄力大、不怕鬼的婦人趕進房來，把他丈夫的陰靈一把扯住，跪下來勸道：「殺死不如放生，看我們眾人面上，饒了他罷。」

又有兩個婦人不但怕鬼，還要與他打鬥，竟把兇器奪了下來，不怕他不走，兩個死拖硬拽，扯到臥房後面去了。

那些不去的婦人都一面說，一面拿手來攙道：「相公去了，大娘起來罷。」淳于氏仰起頭來，把眾人一看，又吃了一驚。

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他丈夫未死之前，零星討來的使婢；丈夫既死之後，逐個賣去的丫鬢。如今見舊主有難，不知是那個神道托夢與他，大家不約而同，特地趕來相救的。

淳于氏吃驚之後，爬起來坐了一會，把起先失去的魂魄招了轉來，方纔問眾人道：「你們是從那裡來的？方纔扯勸的人是那兩個？為甚麼原故你們都不怕鬼，竟與他說起話來？」那些丫鬢道：「大娘出脫我們的時節，就是賣與這分人家。方纔那兩個也是大娘賣去的小，我們未賣之前，他先嫁過來的。大家都在一處，並不曾分開。只有大娘來得遲些，所以受了這場驚嚇。方纔捏著兇器與大娘算總帳的是個活人，不是甚麼死鬼，大娘不要認錯了。」淳于氏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難道是他們的丈夫不成？」那些丫鬢道：「不但是他們的丈夫，只怕連大娘自己還要做他的妻子也不可。」淳于氏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想是他們恨我不過，故意做定圈套，叫丈夫娶我過來，等他們做大，捉我做小，好出氣的意思了。這等為甚麼原故，那個人的聲音面貌竟與死者一，說來的話又一句不錯，那有這等相像的理？你們快說一說。」丫鬢道：「不是他們恨你不過，要擺佈你；還是他們丟你不下，要收錄你。我老實對你說，方纔捏刀的人就是相公的原身，當初並不曾死，被你磨滅不過。做了這番圈套，要騙個兒子出來的。如今兩位小主母已生了三個大呱呱，他這分人家不但未曾消滅，還添了幾口人丁，愈加昌盛起來了。勸大娘從今以後，落得做個好人，不要去處治他罷。」

淳于氏聽了這些話，不但不肯放心，反愈加害怕起來。這是甚麼原故？只因起先怕鬼，如今又要怕人，怕人的心腸比怕鬼更加一倍。

思想一個結髮之妻，做了這許多歹事，把甚麼顏面見他？

見面尚且不可，何況跟了他們，從新過起日子來？起先受他一刀，還是問的斬罪，如今同過日子，料想不得安生，少不得要早笑一句，晚笑一句，剝削我的臉皮，只當問了個凌遲碎剮。

這樣的重罪如何受得起？就是他不罪我，我自家心上也饒不過自家，相他一眼，定要沒趣一遭；叫他一聲，定要羞慚一次。

這個凌遲碎剮的重罪，少不得是要受的，不如不見的好。

所以怕人的心腸，比怕鬼更加一倍。起先怕鬼的時節，只想求生；如今怕人的時節，反要求死了。就對眾丫鬢道：「我半日不出恭，如今要方便了，可有僻靜的所在送我去解一解。」

丫鬢不知，只說果然要上馬桶，就把他送到方便之處，自己走出門來，好等上馬。誰想他馬倒不上，竟去騰起雲來。等丫鬢出去之後，就拴上房門，解下一條絲縲，繫在屋樑之上，不多一會，就高高掛起了。

丫鬢在門縫之中看見主母上吊，就一面打開房門，一面喊人相救。那兩個生子之妾，隨著丫鬢一齊趕進房來，捧腳的捧腳，解頭的解頭，把個不斷氣的人又救活了。大家坐在一處，都把好言勸慰他；只有穆子大一一個，得了老師的真傳，不肯進房，坐在門前，大念往生神咒。

淳于氏見了兩個姬妾，羞慚不過，眼睛也不敢睜開。那兩個姬妾道：「大娘不要多心，我們是曉得世事的，大畢竟是大，小畢竟是小，決不為這番形跡就膽大起來。只要大娘略寬厚些，我們的日子就好過了，依舊頂你在頭上，決沒有怠慢之理。就是男子的心腸，也是挽回得轉的。有我們在此，決不使他做狠心人，還你和氣就。」淳于氏聽了這些話，方纔放心，就爬起身來與他見禮，認了許多不是，又托他轉致丈夫，也認了許多不是。這兩個姬妾在費宅住了許久，也學了他些家風，兩邊門出公分替他解和，少不得把兩個仇人推在一處，依舊做了夫妻。

這叫做「蠻妻拗子，無法可治」，只好如此而已。

到了第二日，費隱公的夫子坐了轎，上門來賀喜，要借新人一看。淳于氏曉得是醋大王，當初罵過了他，怕他要取回席，不肯出去相見。

那兩個姬妾道：「回席取過了，決不取第二次，出去見見也不妨。」及至走出中堂把他一看，原來就是前晚留宿的人。

淳于氏滿面羞慚，措身無地。

費夫人道：「今日一來賀喜，二來相邀。那個不相諒的婦人喜得不遠，就在舍間隔壁，借重大娘的尊口去狠罵他一場，替我出口小氣。」淳于氏滿面通紅，答應不出，虧那兩個體心的姬妾把別話阻撓問者，各顧左右而言他，還不至於羞死，只當積了一場陰德。

後來夫妻之內，大小之間，竟和好不過。淳于氏把妾生之子領在身邊撫育，當做親生之子一般，好等那兩個姬妾重生再養。

後來連生六子，眼見十孫，傳到後來，竟做了一縣之中第一個繁衍之族，皆費隱公變化之力也。

費隱公的教化，不獨當世為然，他的流風餘韻，至今尚在。

俗語有兩句云：

江山婦人不穿褲，常山婦人不吃醋。

此之謂也。